

人生的建筑师

——论《建筑师》中的身份追寻与心灵孤独

林宛莹

内容提要：《建筑师》所展现的是伦理身份的主题，而心灵孤独则是人类处在伦理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索尔尼斯对于“伦理身份”不同于常人的理解造成了他的心灵孤独，所以他需要为自己寻获一个明确的身份，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为灵魂找到归宿。本文集中探讨主人公索尔尼斯孤独感的来源，以他追求建筑师的伦理身份作为主线，探讨他在获取建筑师身份之前和之后的身心状态。索尔尼斯从追求、体验到自我评价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失败全在于一颗不健全的良心，所以确立身份之路即是他解开心灵孤独之路。

关键词：《建筑师》；孤独；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

作者简介：林宛莹（马来西亚），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

Title: Architect of Life : On Pursuing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the Solitude of Soul in the Play of *The Master Builder*

Abstract: *The Master Builder* discusses about ethical identity issue. Solitude is an inevitable problem in between al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is play and our society as well. As a Master Builder, Solness always confuses about his own ethical identity, because his definition on Master Builder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definition. In order to extricate from the solitude of soul, he is struggling to pursue a clear ethical identity.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main source of Solness's confusion by using the pursuing of ethical identity as the main route.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ondition of Solness before he becomes an architect is totally different those that after he becomes an architect. Eventually, he realized that the suffering comes from a crisis of conscience on the coursing of pursuing, experience and self-evaluation. The way to verify his ethical identity is also the way to unfasten his suffering from solitude of mind.

Key words: *The Master Builder*; Solitude; Ethical Identity; Sphinx factor

Author: Lim Woan Yin(Malaysia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woanyin71@gmail.com

《建筑师》(*The Master Builder*, 1892)在易卜生后期创作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按照学术界的通识，易卜生晚年的世界观转向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又受到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盛行的象征主义和萌芽状态中的现代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因此，他的后期创作明显转向了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以，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很多易卜生晚期作品都被解读为象征剧。然而，易卜生本人却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人们硬加给我的什么奥秘和象征一类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转引自 吴奕 24）。同时，在给勃兰克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的一封信中，易卜生明确指出，“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在晚年的深思”，“正确地领悟和阐释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要把他们的特性作为现实的人予以强调”（转引自 王忠祥 154）。在与尤勒斯·克拉莱蒂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明确表示：“我不寻找象征，我描写人”（转引自 高中甫 396）。易卜生反复强调他的作品重点在于写“人”而非象征，这也提示我们，《建筑师》固然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这个剧本寻找另一种解读角度，从而更加深入地去探讨作者所要传达的更伟大、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作品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诸多问题，其目的在于倡导文学的道德价值观念并建立其道德评价体系”（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20）。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中提到，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于人有“伦理意识”。同时，人从生物性选择进化而来，还具有“斯芬克斯因子”，所以当人类经过生物性选择而获得人的外形的时候，也同时发现自己身上仍然保留了许多兽的特性。所谓“斯芬克斯因子”，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5）。按照这一理论，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兽性因子则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建筑师》里不断出现的“山精”意象即是兽性因子，索尔尼斯（Harvard Solness）所产生的“恶念”，正是受人身上的“兽性因子”的驱使与召唤，而他又经常面对“人性因子”的理性意识控制。他的所有怪异行为源于人性因子被兽性因子所控制，所以每每当他在对自身进行道德批判的时候，就出现了内心的荒凉与心灵的不安。这种荒凉与不安使索尔尼斯无法自处于现实的社会中，变成一个“孤独”的人。他需要为自己寻获一个明确的身份，从而把自己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为灵魂找到归宿。因此，索尔尼斯对于身份的追寻过程也就是他解除心灵孤独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和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易卜生的晚期作品喜欢“透过大量的浪漫手法去展现出一个尖锐的社会”，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提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提出许多对社会的道德批评与反省”（Crow 203）。本文集中探讨主人公索尔尼斯孤独感的来源，以索尔尼斯追求建筑师的伦理身份作为主线，探讨他在获取建筑师身份之前和之后的身心状态，指出索尔尼斯人生失败的根

源全在于一颗不健全的心。

一、孤独的体现：身份、情感和语言

Solitude（孤独）的字根是 Sol，即 Solar（太阳）的简写。太阳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伟大存在，然而也是孤独的存在，所以也可引申为“孤独的太阳”。建筑师索尔尼斯是整部戏剧的中心人物，他的西文原名是 Solness，如果按照象征意义把这个字拆开来解读的话，正是“Sol”加上“ness”。“ness”又是什么呢？正是针对前面的名词性质所做的强调。从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建构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易卜生强调的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过去也有人注意到这个主人公名字的象征意义，由于索尔尼斯 Solness，Sol 在挪威文意味太阳，Nes 挪威文为“樵入海洋的狭长陆地”之意而把索尔尼斯解读成“杰出的人”，而本人则认为将之解读成“孤独的人”是更为贴切的。

戏剧的主题是围绕着主人翁的心灵孤独层层展开的。自古以来，文学的主题从来就不曾离开孤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自己，我们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与孤独对话才得以寻找到一个内在的自己、不被了解的自己，也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孤独才能够为心灵找到一个安顿的家。索尔尼斯身份追寻的过程正是为解决心灵孤独的困惑，也是他自己与孤独的对话。“孤独”是人类文学的一个母题。面对孤独的自己的过程，其实正是一段完成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疗心灵的过程。易卜生借着索尔尼斯这个人物来提醒现代人面临的孤独处境，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得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上。

不自由的心灵与孤独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群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的生活离不开伦理关系，在这些互相牵绊的伦理关系中，人们原不该感到孤独，但是人们却依然无可避免地会面对孤独，害怕孤独。这些孤独体现在《建筑师》剧本中就是人物内心的荒凉与不安，渐而形成所谓的“心结”，这些心结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与其所处环境的人、事、物之间的伦理关系有欠妥善，造成长期的情绪积压。索尔尼斯的心灵长期以来处于不安与孤独，因此，即便是他拥有金钱与社会地位，幸福感却与他背道而驰，相去甚远。事实上，索尔尼斯所面对的是名誉地位无法替代的“身份孤独”、内心情感无处可诉的“情感孤独”以及字句无法沟通的“语言孤独”。这三种孤独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失调所造成，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上。

“身份孤独”指的是他在获得建筑师的荣誉身份之后，不但没有受到同行业者的认同，就连他自己也不认同自己作为建筑师的身份，而且他从来不以建筑师自称。最主要的原因，本人认为是因为他本身对“建筑师”这个身份的概念有别于其他人，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尤其，自从那一场大火灾之后，他就不再建筑教堂了，只盖“人住的房子（348）^①，而偏偏他又发现人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容身之地，并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家（249）。他对自己作为建筑师这个身份是有要求的，他期许自己能为人盖一个安乐、舒适、光明的家宅，父母带着儿女住在里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日子，觉得只有这样才

能在世界上活得快乐。但是这一切最终都遗憾地没有办法透过建筑师的身份去实现。由此可见，他要为人们建筑的不只是宏伟的建筑物，而是健全的心灵。

“情感孤独”体现在索尔尼斯跟三个女性的关系上。他与妻子艾琳 (Aline Solness) 自从两个孩子夭折之后，彼此之间就失去了真正的夫妻关系；他跟开雅 (Kaia Fosli) 的暧昧关系也是一种出于功利的占有，因为不想瑞格纳 (Ragnar Brovik) 的离开，不愿意事业被超越，他企图欺骗少女开雅单纯的爱情来交换事业上的稳定；至于希尔达 (Miss Hilde Wangel) 的出现，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在十年前是否真有过那种超越伦理的暧昧关系，但是在他们之间的谈话中也处处显示出不正常的人伦关系。索尔尼斯的情感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靠岸，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

至于索尔尼斯的“语言孤独”则更明显地表现在他跟剧中几个人的对话上。由于他的语言无法达到沟通的作用，使得他的内心世界没有办法让别人理解，他甚至认为自己在妻子和医生的眼中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他跟别人的语言是没有交集的。后来少女希尔达的出现，他才感觉到希尔达是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唯一听得懂他的语言的人。然而那些话语之中，哪句真哪句假，哪些事情曾经真的发生过，索尔尼斯其实是不能确定也半信半疑的。

索尔尼斯的伦理孤独体现在身份、情感和语言中，而整部戏剧的人物关系网围绕着他而展开，所以他的孤独感也体现在他跟每一个人物的关系中。从他跟这些人的关系中，我们都不难体会到深深的疏离感与孤独感。他们之间其实谁也不了解谁在想什么，甚至是彼此活在互相猜疑之中。他们之间虽然有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但是彼此却是互不了解的。丈夫听不懂妻子的话，妻子也不了解丈夫的所作所为，连家庭医生也帮不了他解决身心的问题。丈夫认为自己在那场火灾之后所获得的成就是无形中剥夺了妻子成为“贤妻良母”的权利，因而对妻子感到内疚，企图重新建一栋新的房子以及育婴室来弥补他的过错。而妻子却并不那么想，相反地，她也觉得自己因为太在乎那九个没来得及抢救的玩偶娃娃，因伤心过度影响奶汁酿成双生儿子夭折的悲剧。我们可以发现剧中的人物彼此之间总是乌云密布，误会重重，思想和感情都没有办法得到很适当的抒发，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每个人却都是孤独的个体。这些孤独，在少女希尔达看来都是“不健全的良心”所引起的，因此她总是说索尔尼斯和太太都有“多病的良心”。“良心”是作为人类有别于兽类的特质，也就是聂教授所提出的“人性因子”，但是这颗“良心”却是有病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性因子”被“兽性因子”束缚了。

《建筑师》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个体。主人公是孤独的，他的妻子是孤独的，后来出现的少女希尔达其实也是孤独的。剧本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各自活在孤独的阴影中，长期造成心灵的不安。如果抽离了剧本题目《建筑师》的重要性去反观剧本的其他人物，不难发现每一个人的孤独都是剧本形成的元素之一，这情形尤其反映在主人公索尔尼斯的身上。因为他自身伦理身份不同于常人的理解造成了他的孤独，所以他需要为自己寻获一个明确的身份，从孤独中解脱出来，

为灵魂找到归宿。

二、“建筑师”身份的追寻

作为极具道德自省力、宗教叛逆精神和哲理探索意识的易卜生，在晚年重返祖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戏中，塑造了索尔尼斯这位带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正预示着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已经开始，其自我反思是深刻的^②。索尔尼斯所象征的不但是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象征，同时也是勇于面对道德批评的象征。在索尔尼斯的三种孤独中，身份的困惑无疑造成他最大的孤独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身份”，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其伦理意义，即被伦理环境所认同的身份。然而索尔尼斯作为一名建筑师，他的身份是不被认同的，他不但不被建筑同业认同，就连他自己也从来不称自己是建筑师。主要原因在于索尔尼斯对“建筑师”的定位有别于世俗。他在获取建筑师身份之前和之后的身心状态实际上是天渊之别的，在追求、体验和自我评价的过程中充满了自己对“建筑师”身份的困惑。他不断改变建筑物的形式，其实就是企图借此为自己的身份定位。

作为一名建筑师，他一直以来其实并不快乐。他曾经清楚地对希尔达说出自己的感想：“我是完全亏得那场火灾才能给人盖家宅—安乐、舒适、光明的家宅，父母带着儿女住在里头，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日子，世界上活着真快乐—尤其快乐的是，无论大事小事谁都离不开谁”（350）。从这样的叙述看来，我们知道索尔尼斯对自己身份的期许，他希望自己所建筑的家宅是可以排除并解决人们的孤独，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不但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同时他也把这个使命寄托在“建筑师”这个身份上。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份是有要求的，他想给人们盖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家，而偏偏却发现人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容身之处”的住所。他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建筑师却无能为力，不能为他人带来幸福，就连自己的幸福也因为一场火灾而失去了。

索尔尼斯在第一幕就表明了他自己作为建筑师的立场，当那对年轻夫妇要求他在勒务斯川盖别墅的时候，他气愤地说：“与其胡乱盖房子，我宁愿不做这笔生意”（250）。他的困惑在于自己要建的是“家”，而人们往往要的只是一栋有屋顶，有明确地址的“房子”。在还没有成为建筑师之前，他认为自己可以给人盖“家”，但是当他在一场火灾之后靠旧有的土地重新规划建立别墅时，才恍然大悟自己不但付出了幸福快乐的代价，同时也让妻子艾琳付出了她作为贤妻良母的代价。文中，他对希尔达说到：“为了给别人盖家宅，我不得不牺牲—永远牺牲—一个否则可能是我自己的家宅。我说的是给一群孩子—也是给父母—安排的家宅”（350）。于是他开始对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感到寒心，为了这些成就，他都得偿付代价，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人的幸福—不仅是他自己的幸福，并且还包括别人的幸福。于是，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成就，尤其是对妻子艾琳。他认为妻子原本可以是孩子灵魂的建筑师，她可以把孩子们的灵魂培养得平衡、崇高优美，使它们昂扬上升，得到充分发展，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火灾的发生而没有发挥作用。索尔尼斯一直认为火灾的发生是自己的过错，

建筑师这个身份正是他的一个伦理困惑，而房子则成为了他的“结”，这个“结”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中即是“伦理结”。

试图建筑各式房子是索尔尼斯寻获身份的动力，他甚至还企图重建被火灾烧毁的家园，以为这样就能够向妻子赎罪，改善他和妻子的关系，并让妻子能够做回一个真正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他用尽种种方法，改变建筑的房子，在教堂甚至房子的阁楼顶端加上风向。最终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人生的幸福，那就是空中楼阁。他不断地变化所建筑的房子，从开始建立教堂，到完全不建设教堂，并在家宅的顶端建立高耸的塔楼。这些看来莫名其妙的举动，都是因为他一直无法为自己“建筑师”这个身份找到定位。他所建的每一栋房子，其实目的都是企图为自己的身份找到定位，为自己打开心结，为自己的身份进行道德批评。

三、“山精”与“兽性因子”

索尔尼斯对建筑师身份的困惑，源自于他领悟到自己心灵的孤独和不自由，他的所作所为是受到“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所控制的，由于他是一个勇于面对道德批判并具有伦理意识的人，他才会不断地为心灵追寻正途。“斯芬克斯因子”体现为人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又称自然意志(natural will)，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也是理性的意志体现。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这两种力量怎样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并通过这两种力量的不同变化描写形形色色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8)。索尔尼斯正是受到自由意志的支配才一步步走上困惑的道路。他在发生了种种事情之后，用理性意志来审判自己时，即是希尔达所谓的“多病的良心”。

索尔尼斯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一切成就是靠所谓的“交好运”，但是事实上这些“好运”的发生，都源自于心中的“恶念”。这个“恶念”像是妖魔，会召唤一些助手来使他的恶念发生。这种“恶念”在他自己和希尔达口中，既是“山精”。作者易卜生利用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山精”意象来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两种妖魔。这两种妖魔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即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同时这两种因子的组合被称为“斯芬克斯因子”。人类从生物性进化而来，身上还保留着非理性的兽性因子，因此索尔尼斯恶念的产生正是非理性意志作用的发挥。这种意志通常缺乏伦理道德的判断，一旦挣脱了理性意志的束缚，就会导致恶果，导致悲剧的人生。索尔尼斯一直徘徊在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他在追寻身份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两种力量的驱使，当他获得了一切成就之后，他的理性意志告诉他自己是靠着“山精”的召唤和作祟才获得成功。他不断谴责自己，事实上就是“人性因子”的苏醒，他认为自己的灵魂是不自由的，他总是被身上的“山精”所控制。

那一场火灾的发生据他自己说来起因来自衣柜，但是烟囱里的那一条裂缝他早发现却迟迟没有修补，更糟的是他曾经幻想透过那条裂缝能够让他出人头地，后来火灾就完全按照他本人的幻想发生了。他把两个孩子的夭折看成是一种救赎和惩罚，是他为成为“建筑师”所付出的代价。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也是“恶念”的召唤，是山精的推动和协助才使得他心里所想的事情发生。开雅的出现是一个例子，他对医生说明自己并不是存心想欺骗感情，而且他并没有付诸于行动，只是开雅自己爱上他，而且不愿意离开他。还有少女希尔达出现的时候向她提及十年前的暧昧关系，以及对希尔达的承诺，这些过去的种种于索尔尼斯是完全想不起的，他没办法承认确实有那些事，只是他却坦然地说出那些也曾经是他心里所盼望的事。他不敢肯定后来是否有对希尔达做出不轨的行为，但是他承认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这些种种都一再地告诉读者人们终其一生总是被身上的“兽性因子”束缚着，只有挣脱之，让“人性因子”战胜之，才能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当他心里所盼望的事情一件件发生了，这使到他感到良心与精神上的不安。别人羡慕他“交好运”，而他却觉得这些好运完全是“山精”对他的控制，“单靠自己一个人，做不成这些大事情”（363）。索尔尼斯强调那批被召唤而来的助手和仆从不断地把别人身上的皮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他补伤口，然而他的伤口并没有完全治好，永远都不会好！

在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三个人：索尔尼斯、希尔达还有艾琳。他们三个面对自己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索尔尼斯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期待和要求，希望自己能够为人类建立安顿心灵的家宅，可以说他是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人。正是因为道德意识太强烈而导致他走上心灵孤独，不但没有人能理解他，而且他也不断评判自己；艾琳也是一个道德感比较强的人，她一直为自己不能对家庭和孩子负责任而耿耿于怀，甚至还受到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她的生活态度就是履行责任，包括她在家里的存在，以及对身边人物的存在，都只是一个“义务”；至于希尔达，相对来说她完全是一个任由“兽性因子”自由在她身上发挥的人，包括她离家出走，以及怂恿索尔尼斯为她建筑“王国”。她讨厌艾琳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责任”，她对于“健全良心”的理解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在剧本第二幕中索尔尼斯谈到海盗抢东西、杀人、放火时，希尔达表达了令我们感到惊异的价值观。按照她的理解，那些被海盗抢走的女人是快活的，因为那才是真我与自由，任“自由意志”随心所欲地发挥才能获得快乐。然后她还说“一个人爱谁不爱谁，自己都做不了主”（370），那完全是一个人身体内部的山精在做主的。这三个人同时都受到“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束缚，但是所作出的选择都不一样，而只有索尔尼斯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勇于面对自己的困惑，并企图为自己解开。

四、“空中楼阁”与征服“山精”

我们可以看到索尔尼斯不断变换他所建筑的房子，其实是跟他自己对建筑

师身份的定位联系在一起。那些看似怪异的建筑行为，是为寻找自己的身份。为此，他已经建了无数的房子，后来他恍然大悟地说道：“这些年一直竭力折磨自己为的是搜索一桩已经忘记的经验”（595），这经验指的既是幸福。为了给别人盖家宅，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失去自己快乐的代价。包括少女希尔达，“当她刚来到索尔尼斯的家的时候，对于艾琳是不削一顾的，甚至觉得这个家庭里的成员都是良心生病了，但是后来，她渐渐明白自己再不能忍心伤害这个家庭任何一个成员。她当初的冲动、鲁莽、怪异的、缺乏人性的行为都马上被自己领悟，使她马上与周边的人、事、物回归到正常的关系。”（Roberts 162），希尔达于是成了剧本中第一个解开心结的人。

他曾经认为至少教堂是一个可以存放心灵的地方，能够为人类的心灵找到安身之所，可以让人们寄托孤独的心灵。可是他后来发现，命运似乎在作弄他。当他努力为上帝盖了宏伟高耸的教堂，看起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关照，是人们所谓的好运气才提供了他成为建筑界的领袖，其实却是因为那一场火灾。人们只是羡慕他有好运气，却不知道他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有此成就的。由于他自己并没有受到正统的建筑训练，因此他认为运气随时会离开他，下一代人就会有取代他的可能。一场火灾烧毁了原来的家园，却使索尔尼斯成为一名建筑师。使他获得建筑师这个身份的原因是在火灾之后，在旧屋的空地上重新划分土地，划成一块一块的别墅地基，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动起手来，于是，他就成名了。就一般人对他的身份评价皆认为是命运照顾他，是那场火灾成全了他的建筑事业，因此他总是孤独地自我进行审判，从盖住宅到盖教堂，还在上面加塔楼和风向，这些行为让我们读者读来倍感怪异，其实这一路不断转换建筑的主体正体现出他的矛盾与追求，是和他个人对身份的追寻结合在一起的。自从孩子死后，他就没有心情盖教堂了，于是他开始与自己的心灵展开对话，想为自己的身份找一条出路，另寻一个定位。他其实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唯有理性的人才会时时审查自己的行为，审查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一名成功的“建筑师”要建筑的是幸福的人生而非只是建筑物的成就，幸福的人生体现在家庭幸福和心灵安宁，而不是体现在世俗的名誉、金钱和地位上。

他曾经费尽心思到处建筑教堂，他以为盖教堂是他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业。当他盖那些教堂的时候，是抱着虔诚的心意，可是后来他才发现上帝对他的感谢竟然使他失去了道德意识，纵容他身上的山精作威作福，吩咐那些妖魔日夜伺候他。上帝所提供给他所谓“交好运”就是让他成为建筑界的高手，好让他可以为上帝盖出更壮丽的教堂。他认为两个孩子的夭折是被上帝抢走的，上帝不许他拥有爱情和幸福，派定他一生一世给上帝盖教堂。当他想通了这一切时他决定对上帝当仁不让。他要在教堂上面建塔楼，目的是让自己站在高处，俯视一切，一边还把花圈挂在风标上，一边对上帝宣言说，从此以后他要当一个“自由的建筑师”（425），向上帝宣言说不再盖教堂，而只给世间凡人盖住宅。这就是为什么索尔尼斯在孩子死去之后坚持不盖教堂的真正原因，他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种反抗，他不想被身上的“兽性因子”所控制，他要自己的

心灵自由。至于为什么他后来连凡人的房子都不愿意盖，则是因为他发现人们用不着这种住宅，因为他们不能住在里面快乐过活，人们的心灵一样被两种妖魔控制着，所以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盖过什么房子，作为一名建筑师，他完全是一场空！从教堂到民宅，最后他打算盖的是“空中楼阁”，这个“空中楼阁”是什么呢？是唯一可以容纳人生幸福的地方。而这个“空中楼阁”就是希尔达所要的“王国”。曾经，在十年前在莱桑格区给那座老教堂盖塔楼的时候，他克服了惧高症爬到塔楼顶，还拿着花圈把它挂在风标上。那是他第一次挑战自己，挑战上帝。可是，后来就改成将塔楼建在自己的新房子上，他把自己房子顶上的塔楼称为“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只有那个楼阁才是可以容纳幸福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建筑师”身份的定位，以及最值得他去建筑的房子，也因为这样，他最终不顾惧高症而坚持自己爬上顶楼把花圈挂在风标上，最后摔下来，结束生命。

五、身份的回归与伦理结

由于索尔尼斯自身对于“伦理身份”的理解不同于常人的理解造成了他的心灵孤独，所以他需要为自己寻获一个明确的身份，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才能为灵魂找到归宿。索尔尼斯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其实就是一个“伦理结”，他不断为建筑师的身份寻找定位，其实是整个剧本的“伦理线”，循着这条伦理线的发展，最后，他终于透过建筑“空中楼阁”为自己的身份找到了定位。简而言之，他是先获取了“建筑师”这个身份，然后按照自己对“建筑师”这个身份的理解去为自己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他面对了作为“人”身上所具有的“兽性因子”的驱使而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包括不去修补墙上裂缝的恶念，利用开雅的爱情以留住得力助手在身边，以及多年前对无知少女的爱情欺骗，这些都显示了他深受“兽性因子”的驱使。然而，他最后还是通过“人性因子”去战胜了“兽性因子”，从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同时获得了心灵的安宁。

如文章的前面所言，剧本中的每一个人都面对了自己的心灵孤独，尤其是索尔尼斯。从一开始他建筑教堂，后来改建教堂塔楼和凡人的住宅，以至将塔楼建在家宅上，这些怪异的举动如果不从他的伦理立场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是无法体会的。聂珍钊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同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批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而聂珍钊所提出的“斯芬克斯因子”则完全体现在主人翁索尔尼斯的身上。“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并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发挥作用。两种意志之间的力量消长，

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3）。当我们认识到人类身上还具有“斯芬克斯因子”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明白文中所提到的“山精”意象。“山精”在这个剧本中形同“斯芬克斯因子”，索尔尼斯的一切怪异行为皆源自于此因子所导致的伦理选择和判断，从而引起他的伦理困惑。少女希尔达的出现唤起了他多年遗忘的“结”，希尔达一针见血地说他的心灵不健全。为解开这个“结”，为建立一颗健全的心灵，他必须以检查自身为起点，于是他开始向希尔达倾吐多年以来隐藏的心灵世界，即是他那介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心灵搏斗于是开始。世界上只有高于兽类的“人”才会追求“伦理身份”，也只有当人们在生活中将自己的“伦理身份”扮演好之后，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而幸福的人生则体现在心灵与精神的安宁。

易卜生的《建筑师》要告诉读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建筑师，在通往心灵与精神安宁的路上，我们必须用“人性因子”去克制和控制从人物在生物性选择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兽性因子”，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索尔尼斯的人生虽然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收场，但是他所传达的隐喻却是伟大的，世界的，同时更是作为一个“人”不可忽视的伦理命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易卜生的努力不单是争取个人的心灵自由，同时他更致力于透过作品去争取作为人类的心灵自由”（Victoire 256）。透过这个剧本，使我们更加认识了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伦理身份进行正确的定位，才能摆脱困惑于孤独，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而这也正是易卜生在《建筑师》中要传达的最重要的道德训示。

注解【Notes】

①文中所有《建筑师》的引文均引自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Vol.1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译文为作者自译，以下只随文注明页码。

②参见杨建：“《建筑师》中的象征新论”，《易卜生戏剧的自由观念：中国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24-230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吴奕：“《海达·高布乐》中的象征主义”，《浙江万里学院学报》1（2003）：24—26。

[Wu Yi. "Symbolism in Hedda Gabier". *Journal of Zhejiang Wanli College* 1(2003): 24-26.]

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Wang Zhongxiang. *Ibsen*.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2.]

高中甫选编：《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Gao Zhongfu, ed. *Collected Essays on Ibse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8-

24.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18 – 24.]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1 – 13.]

Brian,Crow. "Romantic Ambivalence in The Master Builder", *Studies in Romanticism* 2 (1981): 203-22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12 – 22.]

R, Ellis Roberts. *Henry Ibsen, a Critical Study*. London: Martin Secker,1912.

AlmaL,La Victoire."The Message of *the Master Builder*",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8 (1912): 254-263.

责任编辑：李纲